

後村先生大全集

五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丹一

題跋

宋氏絕句詩

兩年前余選唐人及本朝七言絕句各得百篇五言絕句亦如之今鈔行于泉於建陽於臨安无白絕句最多白止取三二首元止取五言一首惟竇氏兄弟曰羣曰奔曰羣所作極少然皆可存夫合兩朝六七百年間冥搜精擇僅四百首信矣絕句之難工也王筠自謂其家七葉文章人人有集由今觀之集惡乎在蓋詩之傳傳以工不傳以多也金華宋吉甫祖子孫三世八人所作詩何翅萬首或者止摘取其絕句一百七十一篇行於世余謂竇氏之少足以勝王氏之多它日宋氏于此篇必傳誼者必曰後村眼毒

趙忠定公朱文公與林井伯帖

某為童子時受教於先友井伯林文初筮王靖安簿辱投印馬卷中諸帖者皆常見後三十餘年復從君保陳君見之蓋先友宰上之木已拱而其家亦益落矣感今念昔不勝悲慨當乾淳間艾軒先生與忠定相君同館井伯文以艾軒猶子為忠定上客所交皆當世名人而於朱張呂三君子尤厚忠定帖雖家事

瑣碎亦謀為文公帖如黨論之與大愚之跋建陽之薨皆當時大變故士大夫掩耳不敢言者文公獨諄諄然赴告於井伯文一太學生未燼布而遂無任世道之隆替受諸老之付囑可不謂賢矣哉和銓干縣尹有憾於忠定誦命下祖若公賊策子元穢越智張皇特甚井伯文適在吳中先馳驛書以報忠定賴以自安嗚呼使遇良史筆之空減於陳仲弓亦有道那昔太史公書傳楊輝蔡中郎書傳在繁翰吏部文傳李漢不必其家子孫也君保其善藏之

建陽馬楫菊譜

菊之名著於周官詠于詩騷植物中可方蘭桂人中惟靈均淵明似之後漢胡廣貴壽偶然尔乃託菊水以自神畫王之評萬古不磨焉馬非廣之辱菊之辱也至忠獻韓公始有晚香之句膾炙人口近時番禺崔公辭相印不拜自號菊坡俱為本朝佳語嗚呼非二公之榮菊之榮也建陽馬君譜得百種各為之詠其嗜好清絕可喜君未為人爵而塵林下趣專親與菊相周旋如此未知君它日官達將為伯使乎抑為轉為崔乎將以榮是菊乎抑以菊是辱乎君其謹之勿使菊有遺憾亦幸

艾軒繳新除殿中侍御史書黃奏藁

近歲詞頭積壓朝士有供職累月銜書猶帶新除者  
惟一二曠官除書下舍人運筆如飛辭免下已詰闕  
門受告往往借王言以納詔慶元初某人除正言鄧  
舍人駟命詞本云固或弗良于言則有無彊之恤寓  
訓誡之意焉其人勃然謂其挾命令以箝制臺諫當  
時以鄧公為難今觀艾軒先生繳謝某殿中除目然  
後知先生之為尤難也首引宋敏求繳李定事先生  
此舉真可以繼宗公然宋公去蘇李二賢又以不奉  
詔去艾軒去它舍人遂急奉行是淳熙士風有愧于  
熙寧矣謝某不敢仇艾軒而某人敢怒鄧公是慶元  
士風有愧於淳熙矣前輩益遠覽卷為之慨然巖仲  
艾軒之外孫也它日勉旃

朱文公與陳丞相書

文公上受 孝皇深知當時元老大臣多敬事公下  
為天下學者師尊惟不為時相王魯公所喜或言因  
按發唐台州而然夫為天下之宰當平其心願以一  
鄉人芥蒂胸中乎文公與陳福公帖云除書朝下章  
劾夕聞者亦足以見其不容於時之大意蓋曰主眷  
曰人望曰公論至此皆不足恃而相權亦可畏矣若

夫上無人主之知次無元老大臣之助下無天下之  
譽又值王魯公輩當軸秉鈞止有山林一路可入別  
無它法林君善藏此帖非我輩人勿輕出

柯豈文詩

觀人言語可以驗其通塞郊島詩極天下之工亦極  
天下之窮方其苦吟也有先得上句經年始足下句  
者有斷數鬚而下一字者做成此一種文字其人雖  
欲不窮不可得也元白變其體求以諧俗若坊酒壚  
往往傳送詩稍濫觴矣然元至宰相白亦侍從余所  
謂通塞之驗非耶抱甕翁蓋嘉泰開禧間大詩人集  
中奇古刻深者本色人讀十過方解然生有高名歟  
不沾寸祿詩雖工何為者豈文頗趨平易務使人易  
曉或謂其與乃翁機軸相反余曰士一身之通塞六  
親之休戚繫焉使人人學郊島則詩人之家皆當咽  
於陵之李而食首陽之薇矣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豈  
惟辭哉余既哀抱甕翁之窮又將賀豈文之達矣

宋吉甫和陶詩

和陶自二蘇公始然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視  
敗其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  
餘皆高枕北窓之日無榮焉乎辱無得焉乎泰此其

所以為絕倡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為執政為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惓惓於淵明未知淵明果印可否金華宋吉甫在其兄弟中天姿尤近道自少至老不出閭巷不干公卿有久幽不改之操末論其詩若其人固可以和陶矣况讀之終卷寄妙指于篇中寓高情于筆下其詩亦不可及

卓君景福臨淳化集帖

自蔡公遷居里中書遂絕近歲二陳出馬崇清宜大字愈大愈奇復齋字可至二三尺而小楷行草端勁秀麗在崇清上寸紙流落人爭寶藏至今後生輩結字運筆十人中九作復齋體然復齋本學歐陽後謂余曰少時嘗師九成宮記今五六十矣當向上作功夫豈必高奇率更籀下也耶所跋卓君臨淳化集帖凡一百十有五字老氣森嚴殆欲掃去歐虞褚薛而自為一家者卓君蓋其中表親授筆法今亦以能書名聞之奕家弟子必高師一著豈惟奕哉逸必衛夫人弟子也笑過其師太令逸少子也與父齊名卓君勉旃復齋可作必有咄咄逼人之歎矣

王實齋送林叢桂序

漢有孝廉科最近古于時郡國不興廉不興孝者有罰其求之勤如此始也得王吉絕宣之沉其後濫觴及于孟德仲謀矣然必矯揉乃可得譽必考察乃可克副唐以後諸科皆廢雖有曾閔不過旌門閭饋酒餼而已若夷與竒則流為一區無所別異惟進士一科尤為世所貴重局能操筆不必矯揉無事考察立取顯羨林君孟芳甫冠擢第不以當世共貴重為喜而以前輩之語一不幸為憂請益于實齋王公公勉以孝廉二字孟芳歸以示余余曰此子思于所謂夫婦之愚可行而聖人有所不能行者也士不致力于其平且實而驚志于其高且虛者橫渠所謂其自誣也誣人也夫孝自事親而移於君廉自簞食豆羹而達于千乘之國實齋既發明其大端余又為作義疏孟芳勉之它日有進德之譽則實齋獲知人之名矣

李敏庸行卷

往年有求小篆于山北陳公者公曰吾老蓋脫籍矣有余伯咎筆法極高請紀克嘗行今李君敏庸求詩于余嗟夫余之脫籍久矣江湖間新詩人甚多不止一余伯咎欲余紀將不勝其紀也姑書此以謝李君

先君與貴溪耿氏書後

余從父麟臺公宰貴溪仁民而好士士之秀異者莫不登空職之臺至言游之室焉耿君諱壽之其一也先君與從父尤相友愛從父呼敬先君亦敬其終身從父後入館言者指其偽學及趙忠定公黨人急擠去年不登五十先君任差顯亦不登六十自二父下世吾家無耿氏書問四十年矣晚使江東耿之孫廷龍遺先君書一軸示余內一帖云夤緣羣從定交又字又一帖云家弟不怵恨不得相屬一慟皆為從父發也嗟夫前輩益遠惟善可以盡後惟學可以元宗余于二父無能為役矣耿氏奕世忠義潯河南偽江表百餘年間顯官中微而秀士迭起廷龍嘗貢于鄉方勇於善而力於學興之者其君乎德輿阜之子也群或寔淑之孫也

御製二銘跋

臣恭惟 皇帝陛下躬聖德膺駿命新治化飭法度乃正元日渙發王言奎壁之光爛然下燭博海內外有目咸觀謂我 祖宗以仁立國以禮義廉恥待士大夫而有位者或淫于刑或冒于賄爰作二銘以儆以訓聖謨洋洋萬喙傳誦與章聖御製之七條熙陵

或石之十六字馬圖龜畫相為表裏傳千萬世永為臣軌臣既以宸翰刻石置之所事朝夕覽觀如對威嚴因念待罪臬事甫一歲奉行赦宥者一疎決者二減降者三皆謹刑也戒之以建隆乾道舊法祿之以新諸命臺臣監司糾其不悛者皆訓廉也陛下之于吏民可謂仁至而義盡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臣雖愚劣願以身率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自今以始有益于此違君父之明詔犯聖賢之格言亡其四端者也人而異類者也竊竒饗養之流不可訓誨語言者也 臣職在澄察請以詔書從事

樂平吳棗書說

諸經古注尤高簡理切而事信辭約而意明或一章累數十百言止費二三字體帖出來毛鄭王何諸人皆然蓋經繁於注未有注繁於經者三唐諸經各立正義如書合二十四家為一編亦太繁矣樂平吳君與權所著書解卷帙三倍正義後受說於獻肅恭公稍斂縮之猶數十萬言世儒每復是古非今博而寡要之議君以今準昔由博及約其于君德治道之汙隆天命人心之去留中國夷狄之盛衰君子小人

之消長離合上起逐古下逮本朝探端觸類舉此明  
彼汗簡所載網羅畧盡近世信書之篤說書之辯未  
有及君者即河汾東萊復出不能廢也昔桓榮以書  
致身師傳子孫咸列公侯至陳車馬于庭以為稽古  
之力君之學勤于榮而上春官輒不售方以累學思  
奉大對茲所謂命者耶雖然讀其書故是金華殿中  
語也先朝林瑀徐復皆以布衣講述英君未遇有  
力者推挽耳曩者晦靜湯公為余言君經術鉅行晦  
靜有重名于時使在人主左右必且進君于朝不幸  
淪沒遂成遺憾然此為君身窮遠計耳若君之書固  
不以晦靜之在亡為輕重也詩不云乎愛莫助之姑  
題卷末以識余愧

贈上饒日者呂丙

余不通算學聞人說陰陽運限干支之類漫不省為  
何物語于世之談天者尤不能辨其工拙中否故挾  
此技訪余者實少上饒呂君一日遺亡友湯晦靜詩  
相過因晦靜遺言知君又嘗為棋枰徐公所賞湯徐  
皆古遺直其有取于君必以其有山林朴野之氣如  
呂鑿山人之流而君談余命乃若姑順適余意者此  
余所以疑而不敢信拒而不敢受也昔鍾毓令管輅

筮以生年月日皆合大驚曰死以付天不以付君因  
不復筮魏元忠問相于張憬藏不答大怒曰富貴屬  
蒼蒼何豫君事鍾會生者也魏未忘情者也余年耳  
順視世榮利無一可忻君言禍余未必驚且怒君言  
福余豈必喜哉姑書此附於晦靜詩後

汪薦文卷

余覽近人之作常恨其詞繁而意少黠士汪君示余  
行卷篇篇有意如吳孫子斬二姬為防微項籍為漢  
歐民功高蕭張單子以闕氏餌東胡智在婁敬之先  
庶乎今昔人所未道者然昔人辭意俱到乃至兒童  
婦女皆記念上日君詩未為人傳誦者豈非雖有此  
意而詞未足以發之歟則修詞之功何可少哉卷中  
五言云秋風駝卧棘春雨燕巢林感時傷事有足慨  
悲七言云十八九常如意少百千億任化身多極妥  
帖排冢之力演雅六言云布穀不稼不穡巧婦無禍  
無衣提壺不可挹酒絡繹匪來貿絲又云蟬贏立舜  
父子鴻雁魯衛弟兄聞蟻膝辭爭長狎鷗晉鄭尋  
盟誠齋自作也何擬之何少陵云語不驚人死不休  
山谷云自鑄偉詞君以之不更加精思前無古人矣  
今人不足言也

袁元量司直詩

辛未壬申間子仕南昌獲交二李君國錄字茂欽後以死守新州者司直字敬子世所謂宏齋先生者袁君字元量繼來幕府其標致高勝有顏氏之矍矍生之潔終于大理司直竹齋是也後三十六年其猶子南康理椽應材携竹齋遺墨古律詩三首又其季元齡手錄四十二首示余其言若近而逮若淡而深近而淡者可能遠而深者不可能也君為人自貴重恥表襮惟詩亦然追懷遠昔者老存者百無一二而余亦老矣世知竹齋者多而見其詩者絕少理椽盍鈇諸梓與同志共之

宋自建梅谷序

建安士人范君自號梅谷二十年前余嘗為賦詞後又為作跋為晚識金華宋君居于洪之西山亦自號梅谷范宋競谷千載而下遂與王謝爭墩作對矣然宋無范之贊力范無宋之才思范有游勉之方德潤諸名人為之著諸宋僅寶藏臨川魯景建一序而已已故寶慶丁亥景建以詩禍謫秦陵不以其身南行萬里為戚方且悵悵然憂宋君營柩之無力尤可悲也余厚宋之諸昆亦厚景建感今念昔覽卷慨然宋

君名士達字德甫

宋士達詩

金華宋氏有丈夫子六人僑居豫章余皆少時皆識之謙甫尤知名八龍之絕少五虎之最然者及來江東又識德甫示余詩一卷蓋謙甫之群從弟年少於謙甫而筆力咄咄逼之矣自昔以一家兄弟致盛名其殿後者必愈偉晉有少陸南朝有小謝唐有少杜它日君家景又公亦號少宋君之被襮當之勿讓

程垣詩卷

昔杜牧罪某人不合稱處士其說以為下有處士乃上之恥處士之名自尊也謗國也徽士程君自號逸士將無為收輩嘲侮乎然古氏記古逸民僅得七人如沮溺荷蓑之流皆存其言論于諸弟子中說漆雕開與曾點曷嘗以隱居為非乎然則君雖稱逸士可也余得君詩七卷讀之竊知君喜姚合所編極元集而自方賈島余謂姚賈縛律俱窳邊幅君所作稍抑揚開闔窳變態現老恠絕不似姚賈未知與任華盧仝何如耳華與李杜游仝客于昌黎文公之門故有奇崛氣骨意君詩實本任盧而陽諱之否則殆兵家所謂暗合孫吳者異日見君當請問之

趙錢詩卷

鄒郡趙君寄子詩五卷五七古亦宗晚唐然稍超脫  
不為句律所縛歌行中悲憤慷慨苦硬老辣者乃似  
盧仝劉蕡或曰古人之作由性情而發後人之作以  
氣力相雄而已余曰不然夫太湖靈壁玲瓏可愛而  
康廬雁蕩拔起萬仞紫翠掃空山礬水倦幽澹見賞  
而喬松古柏絕無芳艷直以槎牙突兀為奇爾君益  
純之性情人之所同氣力君之所獨獨者難強而同  
者易至也

葉介文卷

休寧葉君索其文甲乙藁者六十四卷請余評之予  
讀之曰多乎哉覺君之鋒穎意氣如孫伯符下江東  
之兵如張雷出匣之劍如胥江初三十八之潮有割  
甚不可當沛然不可遏之勢不惟人望而畏雖君亦  
自以為斯世莫已敵者君尤豪於詩編帙幾侷杜蘇  
然予觀古人名世之作或以一字而傳梁鴻之憶是  
也或以二字三字而傳元道州之款乃魯于山之于  
焉于足也推而至予三百篇亦然豈惟詩哉君學本  
周張以余觀之周子所著一為張子二銘而已君它  
日觀窓前之春艸撒座上之虎皮深養而謹出之則

六十四卷之中必有所去取矣

日者許澄之

橫渠大儒也喜論命了翁遺直也嘗與日者語亡友  
晦靜湯君學問節宜人也其贈許子之言衛道甚嚴  
然不能不惓惓于許子之流蓋精誼不減於橫渠而  
樂易殆過于了翁矣卷中多吾故人如子文侍郎賈  
卿考功皆為著語亦足以見許子之術有以動人否  
則晉誼宗忠輩人女肯過問之乎

東園方氏帖

蔡端明茶錄

茶錄余凡見數本此本與臨真草千文唐太宗哀冊  
頃屢同方乎若借觀三者出于袖中卷舒纒畢急袖  
之去其秘惜之如此後三十年乃為方君所得始君  
之求之也不得不止及既得之也則又大喜中襲扁鵲  
若恐有負之而走者噫君可謂好之篤者矣余聞異  
書名蹟天所靳固人欲以區區智力擅為已有自昔  
及今未有能久者蔡邕藏論衡于帳群才樓襖帖于  
梁皆為人盜去是猶白匹夫不足于力耳虬鬚帝絕  
重鍾王筆迹貯以玉匣石函入陵中後為溫韜所發  
諸帖遂傳人間甘露宰相損厚賄或官爵鉤取名書

盡繫垣納之祊作為人剔取奩軸金玉而棄書畫于路此一主一相以天下之力而不能守而世之為好

必取者尚有以為可傳萬子孫而不失幾于惑矣或曰守之有過歟余曰惟得之無愧者差庶幾昭陵諸

帖皆懸金帛而得惟禊序以謫取然賜蕭翼銀瓶一金鏤瓶一碼磁碗一並寶以珠內廐馬二第一區賜

辨才物三千段穀三千石固非虧價矣叔陵之厄殆不可曉王唐津以植茶致宰輔以權力如玩好

身與家且不能庇烏能庇書畫耶君有好古博雅之名無巧偷豪奪之謗不但廣求以足所好又能積善

以永其傳然則雖久而不失之矣

蔡端明臨真草千文

藝末有不習而工者右軍書禊帖至數十本智永臨千文凡八百本辨才年八十餘日臨蘭亭數過忠惠

蔡公書法為本朝第一然二王帖真艸千文樂毅論皆有臨本而千文尤為妙絕豈非備衆體然後能自成一家歟

蔡端明臨唐太宗哀冊

文皇帝除亂致治功德儘可形容使班馬秉此筆必甚奇偉斯作稍似不稱然沙場罄翦斗極成羈狼

山入園漸渚歸池東旌若木西旆條支龍御委賈鳥服來儀亦佳語也令人恐不能道

蔡端明三司日錄

西川絹汾州石號州木植延州修橋枋解州益荆湖茶皆入思慮微而麥麩亦為經畫蔡公本以明節

翰墨著名而勤于吏職如此蓋先朝擢才必貴實用往往有翰林學士判省府然後輔政士大夫亦不肯

以清淡自高如歐蔡皆臺閣名臣及主計尹京有健吏所不能及近世喜事多為名勝不與號為名勝

者例不屑細務非委事于僕佞少年則受成雁鷺行而已使見蔡公此帖必以為繁

山谷書范滂傳

黨禍東都最慘唐次之本朝又次之固喬皆社稷臣伏刑都市膺滂諸賢率身貫五木駢頸就僕所殺天

下賢俊數千人其幸而得免如陳寔申屠蟠之流僅一二數使孟德仲謀不生漢亦必亡唐末舉當世清

流盡投之蜀河而國隨之矣本朝黨論屢興事與漢唐同而治亂與漢唐異蓋列聖至仁至明靜觀徐察

疎夷簡指富范為黨魁而昭陵隨悟章蔡請斷君實叔指族萃老而秦陵不貽檜按誅趙元鎮等家族

上賴思陵保全侂誣盜志定王禁道學因而廢銅名  
勝茂陵一旦奮發雪忠定弛學禁而羣賢復用矣三  
百餘年之間邪說終不能以勝正論小人終不得以  
勝君子雖更陽九百六之會適以開一馬渡江之業  
歷丙午丁未之厄晏然享太一臨吳之福有以也夫  
予嘗為近世黨人有刀鋸之禍若本朝則烟瘴而已  
然前世或自繫於獄或誼不獨生或以齊名李杜為  
禁同子為善同于嫉惡同于舍生取義嗚呼感矣哉  
季世風俗不然隨好惡而改化視勝負為向背首時  
大防者有之反噬安石者有之范忠宣諸子多賢尚  
勸乃翁求出籍而斬熙萬段怨亦不抹者皆是也此  
風既成竊意未必樂范尹歐余同貶况甘與君厨俊  
及同死矣乎豫章公遠竄不悔囚宜州榷樓上猶書  
此傳無愧於孟博矣忠定子吏部孫尚書慶元初  
闔門避訪絕口不自明尤賢于忠宣之家此世之  
雍容立朝進無刀鋸之禍退無烟瘴之憂而不能自  
矜于善者覽卷宜有愧色

王元邃詩

元邃使君長余三歲三十年前相遇于衢巖客舍中  
示余詩卷于時筆力如雷奮蟄戶而出如風挾鵬翼

而上如河決宣房瓠子而下也歲月幾何子屢逐于  
朝使君亦上還二千石印綬相視各六十餘鬚髮無  
黑者意使君囊中詩且萬首矣一日餉子棗本略自  
譜年每歷一官涉數歲僅存二三十首或止三數首  
通不出一秩蓋其掩抑光怪而趣味深遠點落絕艷  
而骨幹老蒼至于商今確右談經訂史精論深異義  
絕異一世前人高處未嘗摹擬亦不自知其合轍也  
昔者周公惟作鵠鵠七月二詩夫子不自為詩合王  
朝列國千餘年風人之作刑取三百五篇其嚴如此  
乃若人自為集集之多者至數十倍于夫子所刑烏  
乎詩之盛固詩之衰無前輩謂有意而言意盡而言  
止為天下至言試以此說觀近人之集類無意而言  
者也意盡而言未止者也如使君所作則非有餘于  
辭而不足于意矣惟少故精惟精故傳矣以多為哉  
初使君少與長君以律賦齊名甫之作者皆在下風  
長君早天士林痛惜向來同袍子如德潤方公諸人  
多已貴顯使君方連蹇推遷三郡浩然無歎老嗟卑  
之意其言論風旨略發於詩使君王氏名太冲元邃  
其字也長君名秉哲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丹一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丹二

題跋

聽姓方氏帖

東坡穎師聽琴水調及山谷帖

隱括他人之作當如漢王晨入信耳軍奪其旗鼓蓋其作畧氣魄固已陵暴之矣坡公此詞是也它人勉強為之氣盡力竭在此則指鹿呼喚不來在彼則頓顛倒蹇不受令勿作可矣但韓詩云濕衣淚滂滂坡詞前云彈指淡縱橫後云無淚與君傾或以為複余曰前句雅門之哭也後句昭文之不鼓也結也非複也山谷帖雖止三行二十九字然為人作墓誌必咨問行狀中事亦可見前輩直筆實錄之意可以為諛墓者之戒

蔡端明帖

蔡公詩云荔枝纔似小青梅蓋四月初作四月未有荔枝呼謂似小青梅者乃一種早荔枝名火山亦有佳品熟以五月間人不以為貴也又一帖借六典劉茂才何人藏書乃富于蔡公耶鵬本當作騰疑筆誤或通用也

又

蔡公沒將二百年宅相子孫寶其遺墨雖寸紙隻字亦補綴成帙如襲珠璧公之擇婿與之貽後皆亦不可及矣世傳第五倫搗婦翁張延賞輕于婿惜其未見此帙也

朱文公與方耕道帖

吾里前輩方耕道來乾道二年擢第愿事有廉直聲受學朱張之門嘗從宣公辟為湖北帥屬文公與之書云既為辟客有見聞當密言又云當斟酌度量有益而後言又云若一言不契即欲忿然引去則不可文公性方峻與它人言多勉其剛烈激發而與耕道言更欲其委曲和緩若耕道者可謂直諫之友矣按宣公少從忠獻兵間而交皆大儒名卿相耕道晚出一書生爾所見豈有超出宣公者哉然宣公懷必竭事必否不以耕道之卑而不即也耕道感激知己遇事無隱或因杯酒輒發或欲措笏顯誦不以宣公之賢而不諫也若孔明下教許州平幼宰之奏署韓愈送河陽從事願處士無圖利于大夫長必求屬以自助屬必盡忠于其長古之道也若夫長之賢未至于宣公屬之賢未至于耕道各宜錄文公遺墨一通置之座右

予既跋前一帖又讀別帖云聞呼苦增進不勝驚憂又云欲助醫藥而不可得今那五十子道去嗚呼文公之金伯夷之粟也前帖見耕道之直此帖見耕道之廉遂併識之

南軒與方耕道帖

聞元晦在閩與陳丞相甚款不知此公近來議論趣向如何此南軒與方耕道帖也是時丞相方起帥金陵與歐公起帥太原時畧同前輩尤惜晚節南軒之憂陳公猶韓公之憂歐公也及丞相過闕極論時事故南軒別帖云陳公入對有忠切之言使人愈增巖瞻之敬又云元晦寓寄劉樞遺奏讀之涕零嗚呼以正獻忠肅二公平生所立如此而識者必要其終而後定此聖賢所以臨深履薄至死而後已也夫

南軒送方耕道詩

漢魏以後士大夫風流掃地人物于忠孝置不復論直以權位相操持桓温謂孟嘉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御野哉斯言又以景升大牛况袁宏欲殺以饗士其去黃祖也幾希南軒先生人物之宗望竊一時辟一選人入幕其未至也望之不翅一日三秋于一尉之去登樓餞飲賦詩惜別韓子不云乎死于執事之

門無悔也故南軒父子尤得天下士心忠獻之暮如陳丞相劉竇學張安國王嘉叟查元章諸公皆為南渡名臣南軒之客若游誠之方耕道之流官雖不遂亦介潔自守終身不可屈摺嗚呼感矣哉

魯簡肅吳文肅宋次道帖

吳公大科宋公詞臣其翰墨不必更論魯公以強諫直節名而詩律筆法精妙如此世所未知也此三帖皆與忠惠蔡公者今在方君審權家初君曾大父宙字子正為忠惠宅相多收蔡公與其交游帖雖于紙隻字不失勤于李漢矣君瑤藏之愈謹賢于王粲矣蓋為人子孫者為人外孫者法式自號聽蛙翁

蘇翁二帖

二蘇草聖獨步本朝 裕陵絕重才翁書得子美書輒棄去書家謂才翁筆簡惟簡故妙聽蛙方氏所藏二帖前一幅真才翁筆後一幅蘇杜詩者稍斷裂以為才翁耶筆意欠簡以為君謩耶字法差縱莫能定其為何人書也然君家自河東轉運公寶藏至君凡四世自熙寧甲寅至今將三甲子可謂之故家舊物矣

劉原父陳迹古帖

右靈公字不多見此帖姿媚如此可寶也公是先生

夫處亂世鮮能自保縉郎竊賊至于賣國與人亦有植立于暫而改化于久者馮道相數姓不以國破君辱為戚而已官亨年高為樂楊凝式諫父之語壯矣既而身歷五季每一革命則一進官終于太子少保致光自癸亥去國至甲戌悼亡十有二年汨落久矣而乃心唐室終始不哀其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為乾化四年矣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年號賢于楊風子輩遠矣宋景文修唐史合列于司空表聖之後不知何以不收豈為香奩集所累耶慶歷中詔官其四世孫奕足以勸忠臣之後矣奕家有致光手寫詩百餘首刻于溫陵以碑本與墨林方氏所藏甲戌祭文並觀偏傍無畫無毫芒差其為致光真蹟無疑烏乎以致光歲晚大節如此而世徒以其少作疵之故曰君子不可不早有譽于天下也

蔡端明書唐人詩帖

右蔡公書唐人四絕句劉禹錫一李白二杜牧一後題慶歷五年季冬二十有九日甘堂院飲散偶作新

字帖總四十字疇對之語雖簡賡主之情甚真尤可寶也次山小金紫公字名嶠為太常少卿聽蛙君之高祖父云

趙清獻公帖

清獻公世號鐵面觀其與小金紫公四帖情詞縝密如此與青雲得路而隔同年之面者異矣然金紫公所以為清獻所敬豈專以同年之故帖中如推廢酷一節宜清獻之心服也時清獻守虔故有貴部猶余韻川可知之歎後二百年韻宿重兵州計顯仰于酷日權至數倍舊額未知有金紫清獻輩人稍弛張弓之勢否覽卷慨然

陳了翁鄭介夫帖

右了翁介夫真蹟與故河東運判方公者公宙名字子正君墓之婿京認君墓為兄及當國詔子正為農丞語不合僅七日去國惟其為京所薄所以為了翁介夫所厚也烏呼子正亦賢矣哉

余襄公帖

小金紫公任仁皇朝所交游皆天下第一流人余襄公亦其一也手從公之四世孫審權借觀諸帖僅見十數公真蹟聞韓魏公龐穎公諸老尺牘尚多載

散在族中法當交聚入石名曰方氏帖

陳懶散王晉卿帖

前輩謂蘇才翁字筆意簡令觀陳懶散書亦然山谷云懶散得才翁屋漏法不知陳師蘇耶抑所謂暗合耶夫愛真為神猶厭難趨易爾若曰事忙不及草書而州之偏旁點畫反繁于真字失字透矣懶散之字既高簡三詩亦妙王都尉傳粉貴公子醉夢玉簫錦瑟聞者而草聖傑然者王于欲張長史之遺意豈非納交當世偉人近朱者赤乎

題丘攀桂月林圖

余為建陽令三年邑中士大夫家水竹園池皆嘗遊歷去之二十餘年猶彷彿能記憶其處丘君月林之勝則未之觀也圖以示余且抄時人題詠一帙偕來夫題品泉石模寫景物惟實故切惟切故奇若耳目之所不接想像為之雖有李杜之妙思未免近于莊列之寓矣余既退老無復四方之役深以不獲往遊為恨君名攀桂方有志于科舉竊意其亦未能擅此其堂也姑書其圖後而歸之

許教一鶚廷對策

友人許君孟神奉對大廷語直居屈第七聞者壯之

子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策既痛序清臣祖洽他日所立必有以愧二人之面而服其心者否則天下後世將以我之所以責人者而責我豈不甚可畏哉或曰科舉之士志于德而已李葉之罪不在於少壯應程度之初而在於老壽已貴顯之後余觀二人仕官最久皆磨礪新善洗濯前非之日也迺迷而不復流而忘返終其身而後止茲其所以為可罪歟昔張安國對策譽檜既魁天下大悔之後交遊朱張為紫巖公上客亦安國也蔡巖應舉時師了翁反責欲殺了翁亦疑也然則初節似又饒未足為君喜晚節似安國君可不勉之哉

跋東園方氏帖

韓致光帖

當朱三飛揚跋扈時唐名公卿坐微忤而夷滅者甚眾致光以一詞臣首觸虎狼之怒而去立節固已奇矣以倨集攷之謫官經破石縣天復三年癸亥也史言天祐二年復召為學士倨不敢入朝李其茂南依王審知按天祐二年秋昭立哀政出朱氏尚能召致光還禁林耶謂不敢入朝得其實矣至謂依審知然審知據福唐致光乃居南安昌嘗遂依之乎

是歲公年三十五以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初疑甘棠院在何處而歲除前一日觴客結字其間後訪知院在郡圃會稽亭之後公集中別有飲甘棠院三司則在郡圃無疑矣此一軸大字極端勁秀麗不減洛橋記冲虛觀詩在普照會飲帖之上劉詩二十八字濃墨淋漓固作大字常法及李詩則筆漸瘦墨漸淡至收詩愈瘦愈淡然間架位置端勁秀麗與濃墨淋漓者不少異在書家惟公能之故公自云蓋前人未有又云珍哉此字墨林君家藏蔡字多矣小楷以茶錄云冠真艸以干文為冠大字以此帖為冠內淮水東邊舊時月今作唯唯淮東舊時月雲想衣裳花想容今作雲 葉解釋東風無限恨脫恨字性性飲後口熟手誤爾

跋林竹溪

斷石本

此帖與余家所藏斷石本本點畫無毫髮異定石用化之後廣本盛行而真贗遂易位矣竹溪其珍閱之十五城勿輕換

定武本

初薛氏余竊去舊石刊此本以代之今士大夫家藏

及都城鬻書人所貨皆薛氏子續刊也本竹溪此本亦然去斷石本遠矣

三段石本

此婺州倅廳本也前輩評其有定武典刑石初裂為三號三段石本亦名梅花本後裂為五余家兼有此二本石今不存矣

跋林竹溪書畫

伯時臨韓幹馬

此畫元中題老杜讚于前伯時自跋其後元中小楷有名伯時行書間見諸帖參校此軸字無少異字真則畫真矣或言伯時畫以紙不以絹畫以墨不以丹青而此用絹又著色何也余曰臨韓幹馬欲其肖幹若用素紙不出色是伯時馬也豈曰韓幹馬哉

戴崧牛

曹伯韓幹以畫馬遇開元天子崔白以工翎毛待詔熙寧易元吉以畫猿蒙光堯賜詩戴牛雖妙乃未為人主賞識若非吾輩田舍漢殆無人領畧此黑牡丹也

王摩詰渡水羅漢

此軸必有十六僧河存者卷末三僧爾王摩詰三字

恨無摩詰它字可參板上用圓角印其文為慧釋豈  
摩詰別號耶世畫渡水僧或乘龍或履龜龜類多詭  
恠恍惚不近人情今最後一僧先登于岸雖目視雲  
際孤鶴然脫衣坐磐石上欠伸垂足若休其勞苦者  
前一僧未渡纔數寸淺水而水一僧乃倒錫杖以援  
之三僧者皆至人大士而涉川之際謹重如彭祖之  
觀并曷嘗以蘆渡杯渡為神哉嗚乎此固非摩詰不  
能作歟三僧抑禪家所謂老古錮歟

江貫道山水

故參與莊放蕪公家有江貫道山水一巨軸用絹疋  
作其布置疎密點綴濃淡與竹溪此卷皆合但巨軸  
之後有葉石林陳簡齋詩跋畫畫今在其外孫方君  
采處貫道名參樹人其畫因石林得名南渡台至杭  
未見一夕卒被挾一藝而迎使見思陵不過待詔尚  
方或賜金帛蒙天一笑而已然命薄如是士之遇合  
有大于此者果可以智力求哉

厲歸真夕陽圖

此畫不待模寫青山猶銜半邊日之句而卷中自有  
蒼然暮色畫象以韓混畫松牛為神品厲道士唐末  
五代間亦以此枝擅名其妙不減韓戴非近時范顛

輩所取望但輕裝短笠日與穀鯨君相周旋乃在野  
明農者之事竹溪方當篤天廐之飛黃行綠槐之御  
路顧寶惜哉厲二畫嗜好如此毋乃侵余之疆乎昔  
徐師川相拜內相子蒼寄詩云高憶平生故人否夜  
馱黃犢在田間竹溪他日坐搞文堂艸制罷展卷觀  
畫毋忘老夫

韓幹三馬

龍眠馬于今未易得况幹馬乎以畫家記載考之幹  
仕至太府寺丞此題云幹將軍筆簡畫馬師曹霸霸  
仕至左武衛將軍然則稱將軍者霸也疑子中誤也  
按子中元豐間為禮官當使高麗辭行謫監稅之樓  
居務清獻餉畫當在此時或曰清獻亦厚子中耶余  
日子中在紹聖以前其議論未嘗不是凍水而非刺  
荆舒厚坡公而薄重走未出元祐老姦之語也未  
柳筆而發名節掃地之歎也清獻安能逆料其晚節  
乎因子中父子題識反為名畫之累

信庵墨梅

京洛貴人所受金盃盛牡丹爾信庵迺以幾務餘閒  
為梅寫真其蒼枝老幹槎牙突兀者元暉宣仲不及  
也其繁葩疎鶴幽妍芳潔者花光補之復出也烏乎

其身廟堂而其心巖壑者歟頃當國宰相欲求公一筆公怒曰趙某乃為某寫梅耶公靳寸墨不予彼相顧掃匹紙以贈故人此其所以為一代之偉人歟

李伯時畫十國圖

十國者日本即倭國于闐在葱嶺北三童國人眼皆有三睛童瞳通用此誤題為三瞳日南古越裳氏唐為驩州天竺即漢身毒國拂菻一名大秦一名犂鞞女國有二一在扶桑東一在葱嶺南堅昆在康居西北波斯在遼昌水之西又一國失其名皆去漢唐舊都萬餘里然日本日南波斯至今猶與中國相聞則所圖亦非虛幻恍惚意觀為之者其王或蓬首席地或或服踞坐或剪髮露髻或髻了跣行或與羣下接膝而飲或瞑目酣醉曲盡鄙野乞索之態惟天竺者乘象往徃國俗皆然不必文殊普賢也荒遠小夷非有衣冠禮樂之教而其國人所以奉其主者甚恭或執蓋或奏技或獻寶或雅舞或膜拜或進上 或扶上鞍其笙簫鼓笛樽壘牲果之類亦與今同又一國不知名者為鷲獸將犯穹蒼或飛弓抽矢或徒手欲搏之狀華人尊君親上者無以加也畫外國人物非一家精妙鮮有及此舊題云李伯時欲吳道子畫按梁

元帝自畫職貢圖至唐猶存似非道子作古竊意此畫源流甚遠留觀數日以歸竹溪

米南宮帖

光堯尤喜書畫恨不與黃太公米南宮同時世謂用徐師川為執政以其舅權元暉為侍從以其父余曰非也師川不踐偽楚之尺挂冠而去元暉父子皆宣仁后外姻光堯方崇獎名節方修復元祐政事故二人者俱貴顯豈直以詞翰之工乎此卷字既雄拔父書子跋尤可愛寶

跋放翁與曹元伯帖

余大父著作為京教考浙漕試明年改者試呂成公卷子皆出本房放翁與曹原伯帖云主司劉某天下偉人也故足以得之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真蹟大父則云上覆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丈時猶未呼座主作先生也成公父倉部娶茶山女原伯茶山長子名逢官至大理卿仲躬次也名遠官至侍從皆成公母舅放翁學于茶山喜成公得薦書賀元伯如此余為儀真掾原伯孫黯字温伯為揚子罕出此帖於縣齋余日君收放翁帖千百紙此幅闕我家門戶盍輒以見惠温伯不與後與温伯同朝求之復不與